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

二十八至
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黃壽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_目朱鈴

校對官編修_目王天祿

謄錄監生_目陶紹侃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目朱鈐

校對官編修目王天祿

謄錄監生目陶紹侃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門下侍郎叅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嘗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公館于邠第是時漢室浸亂大臣交惡

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邵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瀋澗朝廷以朴為記室及世宗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

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為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

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

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

都下肅如也

默記引間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碑朴留守時以銜巷隘

狹倒從展拆朴怒廟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廟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廟虞候宜其死矣

六年三

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

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舁

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五

默記云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

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

世宗聞

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樞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

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

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

召見諸孤以侁為東頭供奉官

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

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

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

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準並行于世

默記云周世宗

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

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
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
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五代史闕文周顯
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
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
無禮仁浦令衛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
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
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
甚衆而史氏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
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
上輔之器
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
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

稱癸巳人又別傳
去凝式景度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

僕射卒

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

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思思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通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木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

宣和書譜云凝式形

貌寢倪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

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

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

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

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胤素重其才
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
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
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
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祕書監清泰初
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
以心恙誼譁于軍若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
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閒居伊洛

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威以俊才耆德
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食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
總兵凝武侯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
為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
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

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武長于歌詩

別傳云凝武詩什亦多雜以詠

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

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
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
守速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自佳其題
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善于筆札

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徧時人以其縱誕有

風子之號焉

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間居故
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迥放宗師歐陽詢

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遊遊佛道祠遇山
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
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姓名或時稱癸巳人或
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
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
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過入府前與後
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縣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碑造戰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
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
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
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僕又曰不若西遊
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
乃曰姑遊石壁間者拊掌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
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
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
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
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徃徃陰使
人來探訪羣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
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
恐事泄即日遂佯狂
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守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浚儀人

也父延魯仕唐為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
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
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者
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
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為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
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
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為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
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

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馬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頊之子也頊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

愿為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做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
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
進士第解褐為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
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
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
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内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祕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
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

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常堂
告身印單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為吏部尚書代恩視
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
考人罕及者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于嶺表父頴遊宦于京師
損少學為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
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
人謂之相罵膀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

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為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頽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

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為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
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祕書監
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
時少保李麟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麟之遐齡有
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茅種
藥山衣野服逍遙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
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坯為
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

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

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

絕高

案以下有關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

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

江文石遂以為名馬

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

後為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吳越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
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
唐天成中為衛州錄事叅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
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中
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
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
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
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

官惟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檣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

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字德音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
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
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
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
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
詡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過害以例貶寧

州司馬清泰初入為兵部員外郎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部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謂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

尚書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圖之教漢乾祐
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
人曰其下龍宮也詡因炷香興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
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洎復經其所
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舡下
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
歎訝焉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邳令累贈太子少師

宋史邊珣華州鄭人也曾祖頤石

衆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蔚幼孤篤學有鄉里

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
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
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齋詔于開
右盡誅閹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為閹官所累者冲欲
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為
廉判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
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

效錫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
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
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部左右侍郎再知開
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亳民感之
歲餘入為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
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
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玘珣俱仕皇朝為省郎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

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
為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
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
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
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
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
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于曹州節度
使李繼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憤軍于壽春及歸闕而

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勲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
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免其官歲餘復
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別

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

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尚書

段希堯傳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

人

萬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

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為河東牢城都
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
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
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
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
聚斂為務性又鄙怯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
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
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怯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

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為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個儻有膽氣梁貞

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
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時年十
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
冠沈毅有謀莅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
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
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耀州團練使清泰
初入為左監門衛太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
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

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
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齊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
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朞月之間流亡載
輯契丹入汴偽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
舊臣署為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
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
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
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

長安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於天然喜
愠不形於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
家無餘貲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
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
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
以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
病甚召親隨于卧内戒之曰氣絕之後以死歸洛不得
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

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
為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數千計詔贈太子
少師光鄴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
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
其言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
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為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
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為散

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為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為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塹壘頗

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
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
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於
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在
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縉紳之士亦皆惜
之

李彥顯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鄴冀
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擢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顯

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
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意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羣
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顯閉壁自
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
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
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顯到任處置
乖方大為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

時年五十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表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以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為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寨巴堅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為契丹所圍時建崇為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

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沁
二郡入晉為中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
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於葉縣開封尹鄭
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卒在京諸軍會建
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
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
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為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
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

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
屏而康強自適以至耆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
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王重裔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
洛重裔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廳直
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

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

于宗城東晉遣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

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
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
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漢
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
故數侵邊地以重裔為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
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
順元年夏以疾卒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為大將賜姓

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嘗為東面
馬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于
岐下遂以其地西臣於蜀漢英兄漢韶時為洋州節度
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
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秦于軍
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為絳州刺史檢校司
徒廣順元年冬卒於都

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

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鬪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悞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為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

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家行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為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為契丹鄉導歲侵汴冀鳳往依焉

宋史荆罕儒傳罕儒少無賴與

趙鳳張筆為學溫晉天福中相率詣
范陽表贊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契丹主素聞其桀

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
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
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
祐初入為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
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閤兵不
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為宋亳宿三州巡檢使
鳳出於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於麾下厚待

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為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為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常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為名率斂部民財貨為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

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
島世宗在西班牙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
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命監偏師
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
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為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
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砦
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
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九

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鰾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鸛鵲有知亦應不食豈況於人哉其數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為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即命為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

不欲暴其惡跡也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累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常宿衛于中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為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為環所敗裨將胡立為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

遇疾而卒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為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為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為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於契丹即以為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為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

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
令彥超董騎軍為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
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於第制贈太子
太師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

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

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
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資產丕為之
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
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也累為

藩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

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下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挟刃入於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為偽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

洎李景僭襲偽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驛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得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餓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

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
仁瞻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嘆而已會世宗
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瞻卧疾已亟因譟然
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於行在
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
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
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仁瞻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國

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
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
由焉崇讚仕周累為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於本
朝亦位至省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周列傳九張穎傳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司馬歷郢
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為安
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
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
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
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門下侍郎叅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一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部樂營使峻幼慧
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
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

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
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
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
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
常為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為
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
郭從義討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
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

祖鎮鄴魚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
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
贊成大事峻居首馬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
太祖北征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
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
平章事尋魚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
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與太祖商

確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為已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

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
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
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
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
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
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馬不行幸時已降
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
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

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

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已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思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

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然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

物議乃止巖姪崇勲居于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
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
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
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
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
貢院中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

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愆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

已俟假開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
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
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
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
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剪朕羽翼朕兒在
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機又兼
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
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臺符等草制其日退朝

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

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憐之命其妻

往視之未幾而卒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

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于

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赴援

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慕容彥超為兖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

嘗冒姓閭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閭崑崙彥超鎮兖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

為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過弒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讞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為印即無關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上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幡以禳之及

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崇慕容彥超傳
原本殘闕五

代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鈞距兖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王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兖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

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埽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貨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

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
偽劓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繡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撤其
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
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與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劓去其
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月內各投狀
明言質物色自當陪贖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于
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
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弘

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

慕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弘魯子希俊為

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

防即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科甲盧質節制橫海辟為吏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為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兖州詔曰閭弘魯崔周度義死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為己任以立義

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寃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顏愬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 案顏愬陳觀歐陽史作顏衍陳同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二

劉暉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暉
少^隴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
客于縣舍為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

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君得一宗人即令暉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為郢州刺史暉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興于荆南暉累為荊州攝官既而兄昀明宗朝為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為從事入為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為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為起居郎改為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大府卿漢祖受命
用為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
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床深不奉益暉問
鬼姓氏曰李丕文暉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
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
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以手拊地豁然見華
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暉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
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暉深入出其掣泣拜如有所

託暉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暉曰余
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暉曰張令公為
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為齊王余方為列卿豈
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暉既寤欲掘而視之既而又
告同僚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
朝廷以暉為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暉
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沈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
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

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卒于鄆亭時年

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
官得無是乎暉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哀抱無
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張沆字太玄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
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
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
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生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
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

成獨取沆所為勒之于石由是署為河南府巡官秦王
敗勒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為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為記室從維翰
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
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
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
為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
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為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

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為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
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
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尚幼
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莖餘貲
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
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為馮玉所重雖有曠疾猶
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翌日沆方
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

是時京師怕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
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
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
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
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于魏鄴王羅紹威表
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為從事晉
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姦兔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

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為同列清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

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
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
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
贈工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
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
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

生升我堂矣由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
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
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頌者故相協之
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
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
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
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

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酒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
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
公之言蓋為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
春以頴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
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
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周初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
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
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

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軍推官歷孟懷支使

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晉開

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

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玉壺清話李廣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第三人

顯德五年秋以

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

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搢紳以禮中年而

卒皆惜之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穀能知人

院世宗憐之賜誥還第遣太醫視疾載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於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由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柴扈載傳原本

殘闕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

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

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少

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一

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
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
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
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
武宗後史錄亡散君從拾殘餘為唐季補錄數十萬言
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

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
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

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思
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
與秋閣徃徃興歸愁信運北閣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
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
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
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
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
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

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于目之為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蘇逢吉監

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乾祐中受詔與王仲賓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為
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之日
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
有白金八千鈔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
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
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
千鈔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相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

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厯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

護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
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趙延文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為通州司
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畧判官父溫珪仕蜀
為司天監溫珪長于素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
寵待延間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
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

途致身亦良圖也延又少以家法仕蜀由廕為奉禮部
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又
世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表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
密直學士呂琦內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
延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侯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又曰
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
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
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

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為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
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
延又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

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

歐陽史
周太祖

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又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又
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
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達吉劉
錡第欲誅其族聞延又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延又善交遊連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
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又自言星官所

忌又言身命官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又
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
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
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為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
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
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為翰林
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

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邁為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于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為李羅隱後累為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

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為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
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為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為甚
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
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怒其荒誕之意遂假貨于人廣備
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
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復奏之乃
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
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

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為
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
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
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

中其庸誕也如此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
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

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
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
曰在小子一時間卻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
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
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
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耳故人為號彥

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今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好姦謀

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

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為時輩

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祕書省著作佐郎

南唐

書云豆盧革為相雅知忌辟為判官

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

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環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

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

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歐陽史云安重誨忌晟以為散守殿反者

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

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

叛亡即以偽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偽尊楊浦為

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

歷偽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

食幾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待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

自養稱愜也如是

南唐書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

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

建崇而逸忌
坐貶光祿卿

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

偽署晟為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
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名
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
以北面為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
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
進潛蓄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
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

陽去其部從直指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
稍安時李景覘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
為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斤譖反間之

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

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

南唐書云世祖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

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日相公得罪賜自盡晟怡然
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
百人亦皆誅死
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
于東相國寺

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

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過誓死以報之

鈞磯

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及
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餘非所知也

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
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
謝遂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周列傳十一王延傳改少傳致仕案歐陽史作以太

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案王珪華陽集賈文

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期傳因

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

周間中書舍人据此傳緯仕漢間未嘗再為舍人疑

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案歐陽文作趙延義

孫晟傳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

宋間 案孫晟一名忌南唐書云天成中與高輦同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

至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捉虱追

者乃捨去是以晟為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是書異

歐陽史從是書

滿達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為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留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尚讓之衆於龍尾

坡以功為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
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
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光
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於京師李昌符擁兵於岐下詔
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為
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
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
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

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偏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

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
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
韋昭度李谿為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
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
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
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
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觀京師
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

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閹珪
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
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
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
守大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
繼鵬與景宣中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
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
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鵬彎弧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桷

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即縱火攻宮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啓夏門出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於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

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
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
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
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
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
盡為邱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
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
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

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裔召
梁祖引四鎮之兵屯於岐下重溝複壘圍守三年茂貞
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
汴茂貞獨據孤城内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於汴
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於梁祖自是兵力殫盡

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

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

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於諸
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

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
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
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

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
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
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
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
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
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

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
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
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
遠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為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
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曠來朝詔茂
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
老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
四月薨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子從曠嗣

從曦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遷
領彭州副使鳳翔衛內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
軍司馬檢校太傳出為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
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曦入覲制加從曦
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
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
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

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曦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曦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曦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懋敘俾煥承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曦祖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曦入觀

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
帝起兵於岐下盡取從暉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
離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暉為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
以從暉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
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
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於鎮年四十九
從暉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
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宮時以為佞但進退閑雅

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

行軍司馬

五代史補李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

度因生辰鄰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姓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曦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

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
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
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曦為涇州兩使畱
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峯累官至
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俄
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
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為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
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於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昶

生於紉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讌樂為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為賞曾無虛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從昶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卒

茂勲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為鳳翔都將茂貞表為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勲兵屯岐

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勅潛率勁兵襲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勲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為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勲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勲踣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於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為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勲天成初以疾卒於洛陽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
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於本軍河西自王行瑜
敗後郡邑皆為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為節
度使萬興為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
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既弑昭宗茂貞
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於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
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
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為鄜延帥萬

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為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
子葬敬璋將佐皆集於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
子殺之歸款於汴梁祖以萬興為鄜延招撫使與劉知
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為二鎮以
萬興萬金皆為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
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
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
二月卒於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

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
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
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
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
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邠州頃之為右龍武統軍未幾
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於任年四十二詔贈
太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

乃授其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率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於鎮

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為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尚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為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於朝廷明宗命

前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涼
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榷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
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跋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
拓跋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
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
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
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彛

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彞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於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彞超嗣

彛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彛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彛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

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
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於子
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
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
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
遠久屬亂離多染西番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於
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
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竝放兼自

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
總萬機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
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曠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
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曠
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竝建節旄而
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恠朔
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
不稟除移惟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

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
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暉可
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
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搔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
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
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
無舍云其年夏四月彛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
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

繼彥齋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彛超不受代
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彛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
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
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
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
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
命班師彛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彛超檢校司徒充定難
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於鎮弟彛興襲

其位

彝興本名彝殷皇朝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起
既卒時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末帝
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
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
彝敏與其黨作亂為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
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繫送本道斬之
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

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於河中潛使人搆之
彝興為之出師駐於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
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
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
年秋卒於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
事具皇朝日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攷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捧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
通鑑俱作李筠是書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
雲

李茂勲傳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勲踣於地 案
通鑑攷異引唐餘錄云棗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勲
蓋傳聞之異辭也附識於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璋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拓跋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攷證